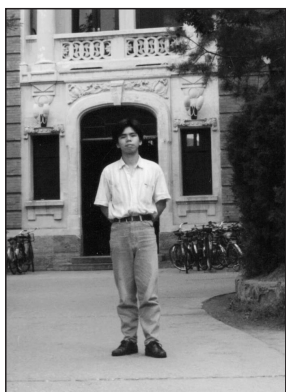


技术、管理与写作：清华塑造了我的多面人生

○王方林（1990级土木）



王方林在清华学堂前留影

1990年秋天，我踏入清华园，老师讲清华的校训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，它古朴典雅，别有韵味。我暗自嘀咕：一个理工科大学，校训这么文艺？毕业三十年，回头看，恰恰是这看似文艺的八个字，不知不觉浸润了我的人生。

出生于湖南山村的我，少年时还真有个文学梦。初中语文老师像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里的马修老师，带着我们这批十一二岁的孩子办文学社，我一度想当作家。后来高中文理分科，为了能上好一点的大学，选了理科。高考填报志愿，我本想读建筑系，觉得建筑学偏文艺，更适合自己。但我不会绘画，后来到了土木系，心里很有些失落。看着同住23号楼的长发飘逸的建筑系同学，我心中满是羡慕。

一次工地实习改变了我的心态。大三那年我们去北京西站参观，那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客运火车站，巨大的钢结构拱门的东西跨度达到了45米。带队的老师指着正

在建设中的钢架说：“好的建筑外形，没有结构支撑，只能是空中楼阁。建筑有建筑的美，结构也有结构的美，力量美。”这对我是很大的触动，结构竟然是顶梁柱。陡然间，我对自己的专业有了信心，渐渐坚定了做结构设计的决心。

清华的五年，可以回忆的事情很多。跑图书馆，抢自习教室；下午四点半准时的体育锻炼广播；同学们的集体出游，北院畅饮。有两件小事，我一直藏在心底。

辅导我们钢结构的石永久老师，刚从英国读完博士回国。课间休息，我好奇地向他打听国外的情况。他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古典音乐的喜爱，当听说我也喜欢，他就说：“有时间来我家，一起听。”我真的去了。他刚搬进北校门外的新房子，唱机放在地上。那天听的好像是柴可夫斯基的《胡桃夹子》，听着古典音乐，我突然觉得：清华不只有公式和图纸，还有艺术的情趣。

还有一件事，大学最后一年，我面临读研的选择。我可以直升，但拿不定主意，写了纸条，夹在作业里给方鄂华老师。方老师教我们“高层建筑”，和蔼可亲。她约我到家里，给我倒了一杯咖啡——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喝咖啡，还问我要不要加糖。她和我谈了近一个小时，帮我分析未来的路怎么走。那次谈话让我明白，清华不只有学业，还有温情。

清华培养了我扎实的专业基础。毕业后，我加入了一家跨国钢结构公司，一直

从事塔桅钢结构设计，产品用于输电线路、变电站、移动通信基站、市政道路、体育场馆等。很幸运，我赶上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时代，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。从移动通信的2G到5G，从电力线路配电的10、35千伏到输电的110、220、500千伏，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奥运会场馆的照明设施，我都有幸参与其中。那些不起眼的铁塔和钢杆，支撑起了国家的通信网络、电力输送和市政照明。行业虽偏，但量大面广，算是给国家作了点小小贡献。

本世纪初的二十年，是我国经济走向国际化的关键时期。我亲历了“中国制造”走向“中国设计”。看到中国公司如何一步步从追赶者变成领先者，国外客户如何从最初的疑虑，逐渐转变为对我们的信任。自己设计的项目也遍布全球各地，非洲、东南亚、中东、澳洲、加拿大以及母公司所在的美国。

身处外企，我接触到了国际前沿，熟悉国外的技术标准，参与了我国高耸结构的标准和通信行业规范的编写，尤其是推动高强度钢材的应用，用更少的材料实现更大的效用，用实际行动响应节能减排，为提升我国钢结构的综合水平尽绵薄之力。

工程师的本分是解决问题。服务国内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，是这个职业给我的最好回报。做技术是我的底色。做了几年技术后，公司培养我做管理，送我去读EMBA，学习了市场战略、供应链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人事管理等课程。先是让我负责设计部，后来做公司全球设计总监，再后来管工厂、负责运营，到现在自己做设计咨询公司，我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。在人的管理方面，我的核心理念始终没有变——以人为本，善待

他人，成人之美。

在管理技术人员时，我也秉承“尽量让每个人被看见”的原则。比如：女员工怀孕通勤困难，我就让她在家办公——那时还是新鲜事物，在我们公司也是头一回。有员工不适合做结构设计，但喜欢编程，我支持他转型做设计软件开发，后来他成长为系统工程师。外地来沪的工程师想去国外发展，我支持她加入了澳洲分公司。管理工厂，我特别注重团队建设，打造一个互相信任、彼此成就的团队。我想自己这份关怀人的初心，或许暗合了方鄂华老师当年对我的那份关怀。

小时候的文学梦，一直藏在心底。我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，记下生活感悟；工作后出差多，去全国各地，我喜欢体验当地的生活，随手写点札记。去国外学习访问，也会写旅行笔记，记下那些文化差异带来的触动。这些零碎的笔记，慢慢积累成了写作的底子。

去年是我们毕业30周年，在同学们的鼓励下，我今年3月开了公众号“图纸之外”——图纸是我们工程师的语言，但图纸之外，还有很多值得记下来的东西。公众号的简介是“一个工程师的人文笔记。左手规范、右手文字；在图纸之外，谈工程与人生”。我还起了个网络笔名“土木载物”。

前不久，我在“图纸之外”发表了一篇《毕业三十年返校札记》，写自己去年返校的一些内心感受，阅读量超过了10万。我想可能是因为写得接地气，不煽情，有人说我工程师的文笔洗练，我觉得那是常年结构设计养成的习惯。我还写了篇《唐工》，致敬一位94岁的输电铁塔泰斗唐工唐国安，引起国内电力行业设计圈

同仁的共鸣，大家纷纷在文后留言，回忆唐工为国家电网建设作出的卓著贡献，敬仰他的高尚人格，感谢我说出了大家一直想说的话。我深感荣幸，也觉得写作非常有意义。

我在外资企业工作20多年，先后担任设计经理、全球设计中心总监和上海公司总经理，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，现在上海瑞来柏结构设计事务所担任总经理。赶上国家大发展的时代，身处上海这个前沿，又在国际化企业工作——我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变迁，并身处其中。用文字记录下一个小

小的切片，算是一个工程师对时代的回望。

回过头看，技术、管理、写作，是三件事，也可以说是一件事——做一个建设者。技术，是建设物质的世界——把图纸变成现实，让杆塔立起来，让电流通起来。管理，是建设人的关系——让每个人被看见，让每个人成长。写作，是建设精神的家园——记录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和事，安放自己的情感。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，技术上的不断拓展，管理中的以人为本，以及开公众号写作——都在这八个字里。

十年步履，一路清新

○ 庄 臣（2013级硕，新闻）



建校115周年，2013级硕士返校“种竹”

“新硕13，清新一生。”

2026年4月，校庆返校日之际，新闻学院匠心策划了一场校友与师生共同“种竹”的活动。学院院长、时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国新班”）班主任周庆安教授，为校友们写下了这句寄语。

回望十年，往事如竹。同学们专程从上海、甘肃、山西、天津等地赶回，参加秩年活动。大家站在院馆门前，彼此打

量，笑说模样没多变，只是眼角眉梢多了些从容与坦然。

毕业十年，风华正茂。“清新”二字，成了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。这印记，是铁肩担道义的责任，是妙手著文章的理想，是和光同尘却不泯然众人的本真，更成为我们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的底气。

做裤腿沾满泥土的新闻人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后备人才队伍建设，自2009年起，教育部配合中宣部组织开展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人才培养工作，面向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传媒大学等重点高校培养既了解国情、又懂外宣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。这就是国新班诞生的背景。

对清华国新班来说，读懂中国国情从读懂中国基层开始。2014年暑假，我们赴江西寻乌县开展国情调研实践活动。寻乌